

*The Borrowers' Boat*

# 借东西的小人 漂流记

[英国] 玛丽·诺顿 著 张颖 译



译林出版社

*The Borrowers Afloat*

借东西的小人  
漂流记

[英国] 玛丽·诺顿 著 张颖 译

 译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借东西的小人漂流记 / (英) 玛丽·诺顿 (Mary Norton) 著;  
张颖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8.1  
书名原文: The Borrowers Afloat  
ISBN 978-7-5447-7064-4

I. ①借… II. ①玛… ②张… III. ①童话 - 英国 - 现代  
IV. ①I561.8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223656 号

*The Borrowers Afloat* by Mary Norton

Copyright © 1959 by Mary Norton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Aitken Alexander Associates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n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8 by Yilin Press,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10-2013-414 号

© for the illustrations by Emilia Dziubak 2014

借东西的小人漂流记 [英国] 玛丽·诺顿 / 著 张颖 / 译

责任编辑 彭波  
装帧设计 周伟伟  
校对 张静超  
责任印制 颜亮

原文出版 Puffin, 1998  
出版发行 译林出版社  
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箱 yilin@yilin.com  
网址 www.yilin.com  
市场热线 025-86633278  
排版 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印刷 恒美印务(广州)有限公司  
开本 640毫米 × 880毫米 1/16  
印张 14.5  
插页 4  
版次 2018年1月第1版 2018年1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447-7064-4  
定价 54.0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出版社调换, 质量热线: 025-83658316

## 目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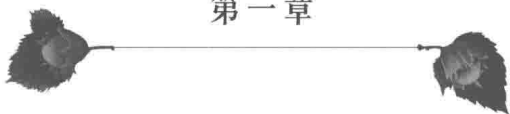


第一章	1
第二章	18
第三章	37
第四章	48
第五章	57
第六章	66
第七章	72
第八章	78

第九章	87
第十章	95
第十一章	108
第十二章	115
第十三章	126
第十四章	135
第十五章	149
第十六章	157
第十七章	166
第十八章	173
第十九章	186
第二十章	193
第二十一章	210
尾声	218



## 第一章



“可他们谈些什么呢？”律师比胡得先生简直有点恼火，仿佛说到一件愚不可及的事情。

“他们在说借东西的小人。”梅太太说。

他们站在矮树篱下。脚边，长成树样的卷心菜湿漉漉的，被风吹得东倒西歪。这是个暗沉阴湿的下午，下面，一盏灯透过木屋的窗闪着温暖的光。“我们可以在这儿搞个果园。”她满不在乎地添了一句，似乎要改换话题。

“我们这个年纪，”比胡得先生说，仍旧盯着下面山谷里的那盏窗灯，

“以你我的年纪，种花要比种果树更明智一点……”

“你这样想？”梅太太说。她拉拢了身上厚呢子的长斗篷抵御回旋不停的风。“你瞧，我要在遗嘱里把木屋留给她。”

“把木屋留给谁？”

“凯特，我的侄女。”

“明白了。”比胡得先生说着又瞥了一眼那扇亮着灯的窗子，他知道凯特就坐在窗后面呢。一个奇怪的孩子，他想，让人仓皇失措。她瞪大了眼睛盯着你，视线穿过你，对你视而不见，却可以跟从前的看林人，那个无赖的老汤姆·古德因纳福喋喋不休讲上个把小时。狡猾的老头和倾听的孩子，他问自己，他们之间有什么共同之处呢？他们现在（他扫了一眼手表）已经一块儿待了足足一个钟头又一刻钟，就那么弓着身子坐在窗边，说啊，说啊……

“借东西的小人……”他重复道，似乎被这个词难住了，“什么借东西的人？”

“哦，只是一个故事罢了，”梅太太一边轻描淡写地说，一边在被雨浸湿的卷心菜中间挑拣着落脚点向凸起的砖石路走去，“我们以前也相互

讲这些，我和我弟弟，小时候住在乡下那会儿。”

“你是说在费班克庄园？”

“没错，跟索菲姑婆同住的时候。凯特喜欢这个故事。”

“可为什么，”比胡得先生问，“她就要把这个故事讲给他听呢？”

“讲给老汤姆听？为什么不行？实际上，我认为正好相反：我相信是汤姆讲给她听。”

比胡得先生跟着梅太太走在磨平了的砖石路上，一言不发。他认识这家人大半生了，一群怪人啊。（他是最近才开始这么认为的。）

“你编的故事？”

“不是我，不是——”梅太太笑起来，似乎有点儿窘迫，“我认为是我弟弟编的。”“如果这故事是编出来的话。”蓦地，她又尖着嗓子补了一句。

比胡得先生赶紧抓住话头。“我没怎么明白你的话。你提到的那个故事，真真切切地发生过吗？”

梅太太笑了。“哦不，不可能真的发生过吧。不可能的。”她继续向前走，回头又说，“只不过这老头，这个老汤姆·古德因纳福，好像了解这些人呢。”







“什么人？这些讨饭的？”

“不是讨饭的——是借东西的小人……”

“明白了。”一点儿也不明白的比胡得先生说。

“我们这样称呼他们，”她拐上小路，等着他跟上她的脚步，“或者他们这么称呼自己，是因为他们没有一样他们自己的东西。他们连名字都是借来的。我们认识的那家人，爸爸、妈妈和孩子分别叫波德、霍米莉和小阿丽埃蒂。”他走到她身边的时候，她微微一笑，“我觉得他们的名字还挺可爱呢。”

“非常可爱。”他说得有点儿太冷冰冰的了。接着，他不由自主地回应她，也微微一笑。他记得，她的举止中总有这种和婉的嘲弄劲儿；就算年轻的时候，虽然被她的秀丽吸引，他还是发现她会让人不知所措。“你一点儿也没变。”他说。

她立刻严肃起来。“可你不能否认那是座奇怪的老屋，啊？”

“老，没错。可说奇怪嘛，”他俯视坡下，“这木屋也差不离了。”

梅太太笑起来。“哈，凯特会同意你所说的！她发现这间木屋的怪异比起我们所发现的费班克的怪异，丝毫不逊色呢。你知道，在费班克，我

和我弟弟从一开始就有感觉，除了人类，房子里还住着其他人。”

“可是，”比胡得先生气急败坏地嚷起来，“除了人类以外，不会再有什么‘人’了呀。这两个说法是同义的。”

“那就其他类人吧。比人类小很多，基本方面却很相似的东西，头看起来有点儿大，可能手脚也稍微长一点。不过很小，很神秘。我们猜他们像老鼠一样生活，在护墙板里，踢脚板后，或者地板下，完全能依赖从上面大房子里借来的东西过活。可你不能称之为偷：这更像一种收集积累。总体来说，他们只拿人们肯定用不上的那些东西。”

“哪类东西呢？”比胡得先生问。他突然觉得自己很可笑，赶忙跳到她前面，为她清开路上的一条刺藤。

“哦，各类东西。当然有各种食物啦，还有其他可能有用处而且搬得动的小东西——火柴盒、铅笔头、针头线脑——任何他们能够用来做成工具、衣服或家具的东西。我们认为他们真是挺悲哀的，因为他们也有对美的向往啊，也渴望着把自己黑黢黢的小洞弄得跟人类的家一样漂亮、舒适呢。我弟弟帮过他们，”梅太太突然犹豫起来，似乎有点儿尴尬，“他是这么说的啦。”她的总结软绵绵的没有力道。她轻笑了

两声。

“明白了。”比胡得先生又说。他们绕着木屋走，避开滴水的茅草屋檐，他一言不发。“汤姆·古德因纳福又是怎么掺和进来的呢？”在盛雨水的桶边稍歇的时候，他终于问出了口。

她转身看着他。“嗯，很不一般，是不是？我这把年纪——快七十岁咯——继承这座木屋，发现这儿还是他的地盘？”

“确切地说，不是他的地盘，他是马上就要离开的租户。”

“我的意思是，”梅太太说，“发现他竟然还在这儿。老早以前，还是孩子的时候，他和我弟弟一起去打兔子，他们算得上好搭档呢。可出了乱子之后，一切都结束了。”

“哦，”比胡得先生说，“出过乱子？”他们两个站在破旧的前门边，他不由自主地好奇心大发，把伸出去拉门闩的手缩了回来。

“差不多算乱子了，”梅太太说，“我还以为你听说过呢。连警察都出动了——你记得厄尼·朗纳克尔吗？整个村子一定都传开了。厨娘和园丁听到了有关这些生灵的风声，决定用烟把他们熏出来。他们请当地的捕鼠人来帮忙，还派人过来叫汤姆带着他的白鼬过去。他那会儿是

个孩子，是看林人的孙子——比我们大一点儿，不过年纪还是很小。可是，”梅太太突然转身看着他，“你一定听说过这些吧？”

比胡得先生皱了皱眉头。记忆中，过往的谣传缓缓地苏醒过来……关于费班克庄园的一些胡说八道或其他啥的；厨娘的名字仿佛是戴弗或者德赖弗；客厅贮藏橱里的东西不见了……

“是不是”——他终于说道——“一块绿宝石手表出了岔子？”

“没错，这就是他们喊警察的原因。”

“但是，”比胡得先生的眉头皱得更紧了，“那个女人，戴弗或者——”

“德赖弗！没错，就是这个名字。”

“还有那个园丁——你是说他们相信这些生物存在？”

“显然是的，”梅太太说，“不然他们也不会这么大费周章了。”

“发生了什么呢？”比胡得先生问，“抓到它们了吗？不不——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想说的是，它们结果是什么样儿？老鼠，我猜？”

“那时候，我不在呀，所以我说不出‘他们结果是什么样儿’的。不过据我弟弟说，他们在关键时刻钻过格栅逃到外面去了。通风换气的格栅有一个在砖结构里一路朝下通到外面。他们跑过了果园，然后——”

她看了看四周，光线柔和而昏暗，“进了野地。”

“有人看见他们跑了吗？”

“没有。”梅太太说。

比胡得先生飞快地向下瞥了一眼雾霭笼罩的山丘。死气沉沉的田野那边，树林已经裹进了暮色里，看起来黑黑的。

“松鼠，”他说，“十有八九就是了。”

“可能吧。”梅太太说着从他身边走开去，来到洗衣房边。当天早晨工人们在那里挖了条排水沟。“这宽度排污水够吗？”

“够了，没错，”比胡得先生说，“不过卫生监督员绝不会允许这种做法：这些沟都排向小河。不行的，恐怕你得弄个化粪池。”

“那这用来干什么呢？”

他朝洗衣房方向一点头。“洗涤槽溢流啊。”他看了一眼手表，“你要去哪儿？我开车送你。天太晚了……”

“你太客气了。”梅太太说。他们朝前门走去。

“一个古怪的故事。”比胡得先生说着用手去拉门闩。

“是的，非常古怪。”

“我的意思是——闹到要找警察的田地。不一般呀。”

“没错。”梅太太表示同意。她停下脚步，在台阶边的一块破麻袋布上擦脚。

比胡得先生瞅了瞅自己的鞋，也学着她的样子擦了擦。“你弟弟一定很让人信服。”

“没错。”

“而且很有创造力。”

“是的，据我弟弟说，这些人有一大群哪。他讲起过另外一批，费班克那家的表亲，他认为他们住在獾的洞穴里——就在林子边上。亨德列里舅舅和卢皮舅妈……”她斜眼看着他，“这家有四个孩子。”

“据你弟弟的说法。”比胡得先生评点了一句，再次伸手去拉门闩。

“根据老汤姆的说法——”她笑了，放低了声音，“老汤姆发誓这故事是真的。但他认为他们根本不住在獾洞里；或者，如果他们真住了，也不会一直住下去。他坚持认为许多年来，他们一直住在这里，住在壁炉旁边的板条抹灰里。”

“哪个壁炉？”比胡得先生不自在地问。



“这个壁炉。”梅太太说。门开了，她的声音低成了耳语：“就这儿，这座木屋里。”

“就这儿，这座木屋里……”比胡得先生重复着，声音里透着惊讶。他站在一旁让梅太太过去，却伸长了脖子打量屋内，连门槛都不跨。

屋子里静悄悄的，似乎没人。首先映入眼帘的是黄色的灯光洒满铺了石板的地面，壁炉里亮着渐灭的余火。窗边立着一垛榛木棍，劈削整齐了准备用来修葺屋顶，再过去则是一把木质的扶手椅。凯特突然从壁炉后面的阴影里现身。“你们好啊。”她说。

她似乎要再说点什么，不过她的目光悄悄地从梅太太身上移向门口，比胡得先生还在那里徘徊呢。“我正仰着头往烟囱管里看呢。”她解释说。

“我知道——你的脸黑乎乎的！”

“是吗？”凯特没什么兴致地说。她的眼睛看上去非常明亮，仿佛正在等待着什么——梅太太想，她要么是在等比胡得先生关门进屋，要么是在等比胡得先生关门走人。

梅太太瞥了一眼没人坐的扶手椅，从凯特身边经过，走向洗衣房的